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二十五回 石祿誤走火龍觀 老道火燒穿山熊

且說蔡太師接書信一看，上面寫的是：「稟報太師爺得知，您放奴才韓德祺來府上任，為照料您那義子呂登清。現據兗州縣知縣報告，呂登清去莫家村搶親，有一走而大好打路見不平，這才摔傷人命。那走而大原名石祿，別號穿山熊。如今不知他與莫方的去路。知縣張純習憂愁，恐兪怪罪。為此呈報。」蔡京一見，說道：「蔡會呀，你去將護院的神拳李增，潭腿江文，二人叫來。」蔡會答應，出去傳知二人。當時江文、李增兩個人來到書房。一看太師爺面帶怒容，連忙上前拜倒。口稱：「太師爺在上，呼喚我二人，有何事故？」太師爺說：「我那義子呂登清，乃是你二人的拜兄。如今他被那奸王八賢王趙毓森重用的石祿給摔死了。」江文、李增一聞此言，氣頂咽喉，當時翻身栽倒。太師忙命將二人緩醒過來。少時，二人緩醒過來，站起身形，一跺腳說道：「太師爺呀，我二人必須走一趟。」太師爺說：「你二人走一趟，我這宅院何人看守呢？」江文說：「您可以派人去到天官府把老教師爺請來，我可以與我師父說明，請他老人家代理即可。」當下太師爺便派蔡會，前去天官府把賴教師爺請來一敘。江文說：「蔡會呀，你去到那裡，見了我師父，你就說太師爺有請。」蔡會答應，便出去了。穿街過巷，直到了天官府。與那吏部天宮馬的府相離不遠，蔡會到了府門外，一叩門，裡面有馬府家人馬明出來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蔡會說：「我是太師府的管家。」馬明忙問：「有甚麼事嗎？」蔡會說：「我家太師爺有請賴教師爺。」馬明說：「你在此稍候，待我為你回一聲去。」說完轉身往裡來到內回事房，大聲說道：「老教師爺，太師有請您哪。」賴榮華答應，隨定馬明一直來到外面，見了蔡會，那蔡會說：「教師父，我家太師爺請您去哪。」賴榮華說：「有甚麼事嗎？」蔡會道：「您到了那裡就知道啦。」說完兩個人便一同的來到太師府。蔡會把他安在門房，他進裡頭去回話。太師傳話，令他在這務必與我義子報仇雪恨。江文、李增說：「是。」二人隨家人出來，到了門房。見師父行禮已畢，一同來見太師。賴榮華見了太師，上前有禮完畢，忙問道：「太師爺呼喚有何事故？」太師爺道：「我跟你打聽一個人，有一個姓石名祿的，你知道嗎？」賴榮華說：「不錯。有一個叫石祿的。」蔡京說：「這個石祿是乾甚麼的呢？」榮華說：「我聽說此人橫練三本經，善避刀槍，在前一個月，各戲館子貼官座，那就是八主賢王與石祿他們定的，因為他們給八賢王找過寶鑑。那石祿蒙上人見喜，天生的有運氣。」蔡京說：「老教師爺，我有一個義子名喚呂登清，跟您兩個門人是神前結拜，不料被那石祿給制死，我打算派遣江、李二位追趕石祿，好與我兒報仇。我再想一條妙計，把奸王參倒。江文、李增二人說：「是。」榮華說：「你二人要離府追石祿，你們可知道他是回家呀，可是回何家口呢？你二人可多要□□注意才是，咱們師徒可是藝業淺薄，見了他可萬萬留神。他一對短把追風鏢，實有萬夫不擋之勇。自古道，逢強智取，遇弱活捉。在上半月有黃雲峰、黃段峰及銀花太歲普鐸，夜入天官府要借路費，是我與他相見，我每人贈送他們一百白金。據黃雲峰說：他們三個人是從西川路來，要上何家口前去報仇，因為他有一個兄弟，名叫狼毒蟲黃花峰。他剛要走，我便對他們說道：西川人不是好惹的，可是山東人也不是好鬥。後來雲峰又說：他們到了何家口，一鏢三刀制死何玉。不知從南房上下來二人，是那路的達官。而今他們一齊離京，回了山東。」賴榮華說：「為人交友，必須交那會友熊魯清。別看他陰毒損壞，那可是地道君子一個，山東半邊天。只要是山東人，在外邊吃了虧啦，他一定給你設法。再說，在兗州府西門外杜家河口，為首的達官，老龍神杜錦。他有一兒，名叫混海龍杜林。這兩個人山東省是威名遠震。是咱們綠林人，全拿他二人賭兒。他們送寶鑑之時，我看見有他二人在內。江文、李增，你二人打聽好了石祿他們山東的事情完畢回來，可千萬別動手。」二人答應，當時收拾齊畢，蔡京給預備了盤費。二人說：「師父，我二人走後，師父你老人家可以多來幾次，因為府中無人護夜，銀錢事小，恐怕師爺的心愛之物取成。」榮華說：「是啦吧，你二人走你們的，不用操心啦。」蔡京說：「快命人與二位義士備馬。」江文、李增說：「不用，我二人腳力最快，不用馬匹。」告辭往外就走。賴榮華說：「為師我聽你二人的准信。」那蔡京送到屏門，蔡會賴榮華將二人送出大門以外。江文、李增拜別老師，穿街過巷，夠奔山東。暫且不表。

且說石祿放了莫方他們一走，看他們已然走遠啦，這才說：「班兒的，這裡的事我可不管啦，我上大府大縣大村子去啦。」說完打馬往前飛跑，走到了一片大河，東西有座橋。這匹馬在賢王府八年沒出來過，如今一看大白石橋，它一眼便順著西河沿，往南驚下來了。石祿說：「老黑，我看你有多大的力量？」馬跑到南頭，那河就往東拐下去啦，直跑到天黑，馬已然沒力啦，便緩緩而行。眼前有片鬆林，在河北有座廟，廟前有座小土崗，東邊有三隻打漁的小船。河的西邊也有三隻小船。石祿忙將馬勒住，往四外一看，村莊鎮店沒有，就有這座孤廟。只得翻身下馬，拉馬過河，以為遇見人好打聽道路。過橋往東，來到廟門外，還不見有人，他便拉著馬圍著廟繞了一個灣兒，順西端往南，在山牆外邊一看廟內，是三層大殿。便對馬說道：「這裡不知道是陀還是佛？是陀咱們吃和尚，要是佛呢？（就是老道）咱們吃齋。」當下將馬拴在鬆樹之上，上前打門，高聲說道：「是佛呀，是陀呀？」就聽見裡邊有人問道：「無量佛。是那家施主在外邊山嘴怪叫的啦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叫喚哪，快開門。」那小老道忙將門開放。書中一句墊筆書，他不進此廟還則罷了。一進廟中，是凶多吉少。

且說石祿一看是小老道，遂說：「小雜毛。」那小老道說：「我是老道，你有事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有事，眼看著白燈籠就滅啦，我打算在你們這裡住一夜，明早就走。多給你們點錢。」這要是明白的主兒呢，可以跟人家說明，是走在此地，因為天黑，上不著村，下不著店。無奈石祿他是任什麼不懂，不會說話。所以說了個糊裡糊塗。那小老道一聽，暗中從袖中取出一個東帖來，細看石祿，暗中點頭。遂說道：「施主您稍微等一等，我去與您回稟一聲。留下您也別喜歡，不留您可也別惱。」石祿說：「小子，你就去說去吧，留我也不走啦，不留我也住下啦。」說著話將馬解了下來，拉馬進了廟門。小老道說：「您等等吧，待我與您回一聲去。」說完他走了進去，見他師父施禮。老道問什麼事？小老道說：「方才外邊有人叫門，原來來了一個黑漢，您忘了前七八天，我黃大叔他們來了，不是與您留下一個東帖嗎？我看這個人好像石祿。不過不是那匹馬，我聽說他得的中江五龍的粉定雲鬃扣，今天這匹馬乃是一匹黑的，在八駿馬中第七匹。您看這不是咱們還有這個圖嗎？」老道抬頭一看笑道：「徒兒，你可知他叫甚麼名字？」小老道說：「您沒對我說過呀。」老道說：「此馬名為卷毛獅子烏鬃多，踏雪烏，一丈青。此馬烈性太大，可是一匹寶馬良駒。徒兒，你去將他引了進來，是石祿將他毒死，好與那普蓮報去前仇。我那死去的賢弟黃花峰，被他力劈兩半，全給他們報了仇。此人若不是石祿，那時算是他情屈命不屈，他是命該如此。」書中暗表，這個老道弟兄三人，他是長兄，姓夏雙名得貴，外號人稱飛火燕子。此廟名火龍觀。後文書正北有一雙馬土地廟，那裡還有他二兄弟夏得林，外號尋花羽士，改廟名為雙龍觀。再正北有個禹神觀，觀主夏得峰，外號人稱小桃花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表。

如今且說夏得貴，他弟兄全是九首真人李玄清掌門的三個徒弟，他三人在外發賣五路薰香，結交江洋大盜，沒有一個貪生怕死之人，全是一群亡命徒。與石祿這些人，正是冰炭不同爐。如今他聽石祿到啦，遂說：「徒兒，你快去把他引了進來，晚上與他備下酒飯，要甚麼吃，就給他甚麼吃。那食物之中，多下八步斷腸散，要他一死。他是石祿，算是與我至友報了仇。要不是石祿呢，那就算得了他這匹寶馬良駒，我也不叫你白受累。將來送你五□畝香火地，令你出廟還俗，自行度日。」小老道一聽，心中大喜，連忙來到了外頭。說道：「師弟你隨我來，師父許給我的，我不能一個人獨吞，算咱們兩個人的。」兩個小老道，一個叫清鬆，二個叫清鹿。清鬆說：「這個事我一個人也辦不了，必須咱們二人才成。」清鹿說：「好吧。」當下兩個人一齊到了外面，清鬆上前說：「施主，您把馬賞給我吧。」石祿說：「小雜毛，你別動手。我這個老黑，不叫人拉，哪裡拴馬？你告訴我吧。」當時小老道把他帶到一個院裡，將馬拴好。石祿將皮搭子拿了下來，問道：「小雜毛呀，這個門不開，要有人拉走這個大老黑呢？」清鹿說：「施主您放心，惟獨我們這觀中不用說是大驢大馬，就說一草一木，也丟不了哇。」石祿說：「丟了我跟你要。」小老道說：「是啦吧。您跟我要。」他們說話的功夫，那清鬆早將山門關好，將屋中打掃乾淨，這才同他到了西殿屋中。

這院是西殿五間，東配殿五間，正殿七間，院中方磚漫地。他們到了西配殿一看，是一明兩暗，南北裡間，中間南房山，有一張抽屜桌，上頭有一面古銅鏡子，高有六尺，寬有一尺二，上面擦得光亮無比。桌上全是婦女應用物件。桌子東西有小凳，北房山照樣的一份，前面掛著蝦米鬚的斑竹簾，當中有佛桌，後面有佛櫃。南北裡間，掛著青布軟簾。石祿將皮搭子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小雜毛，你快去打酒端菜來饌饌，餵草喂馬，吃完了我好睡覺。明早好走。」小老道說：「施主，把您馬匹拉這裡來喂呀？」石祿說：「你找打呀？拴馬的那裡喂。」清鬆說：「是啦吧。您稍等一等，少時全到。」說完轉身出去，石祿看他走了，打簾進了北裡間。前槽有八桌，左右有椅，後槽有書閣子。又到北掖間，見前槽有大牀。他又來到南裡間一看，與北裡間一樣，他這才來到明間，坐在上垂首。自己心中暗想：聽我叔父劉榮言道，樹林有廟，四著無靠。不是凶僧，必是惡道。今天我睡著了他要咬我。他不咬我，我也把他拉，或是掌籐把他們送到家去。

不言石祿暗中準備，且說清鬆來到院，東房三間是廚房。西房三間是齋堂。他到了廚房，進北裡間。小老道說：「五叔，您趕緊預備酒席一桌，菜裡多下八步斷腸散。」裡面的廚師父，姓趙，名叫趙貴。做飯做菜最快無比，因此大家送他一個美號，叫快手軍師。不論甚麼菜，他都能給起個名兒，他比世人都多知多懂。老道夏得貴在此結交往來賓朋很多。要有那高的傲的來此買薰香，在此住個三天五日，夏得貴要一說，這個人吃過花過，這個趙貴便能做出一樣菜來，能將人考住。老道要誇講誰，他便叫老道把他請來，趙貴用面做一個面人頭。佐料等物滿在人頭之中蒸好，放到碟中，給放在桌子當中，然後將布碟放好，幾個人吃放幾份，真能把人頭給盤問短啦。沒吃過的主兒，不會下傢伙，吃過的主兒，先拿起筷子來，往面人頭的鼻子眼裡一戳，然後往上一掀，就算揭了蓋啦，然後再吃裡面的佐料。再拿起牛耳尖刀，斬去人頭左耳，那就任憑你們吃啦。這個趙貴，在盤龍島做過廚房。各山各島，他全作過事，就是酒後無德，好犯脾氣，所以他在那裡也長不了。今晚一聽，忙問道：「清鬆，是你師父說叫下藥，還是你說叫下藥呢？」清鬆說：「我師父叫下藥。」趙貴說：「我未曾要下藥，是治一經，損一經，我賣的是手藝。我可不能白下，你師父許給你多大的利益？我也得沾上一點。」清鬆說：「五叔，您做好了，我師父許給我的，我也分給您一半。」趙貴說：「你師父許給你甚麼哪？你送給我一半。」清鬆說：「我師父許給我五□畝香火地，三合房一所，四百兩白銀。您是要那樣？說明白點。」他們兩個人正商量怎麼分啦，清鹿來到，進門問道：「你們老爺倆個商量甚麼？」趙貴說：「好，你來了正好。我們正商量怎麼分啦？我最不會打哭啦一個，哄笑了一個。乾脆咱們爺兒三個，每人一樣吧，平均。」清鬆問：「五叔您要甚麼呀？」趙貴一想，房子較好。遂說：「那麼我要三合房吧。」清鹿問道：「師哥您要甚麼呀？」清鬆說：「我要四百兩白銀。」清鹿說：「到我這裡不用說啦，一定五□畝地歸我啦。」趙貴一聽也樂啦，當時刀切齊響，預備好了一桌毒藥的酒席。清鬆說：「師弟，回頭我一個人在那裡侍候他得啦，兩個人倒叫他生疑了。我聽黃雲峰說，石祿掌中一對短把追風籐，能為出眾，武藝高強。別說你我二人，就是連師父算上也不是他的對手。」

說完清鬆端著油盤，清鹿拿著蒸食，兩個人來到了外頭，就聽石祿正在西間大聲喊道：「小雜毛，快點兒呀。」清鬆說：「施主別喊，酒菜全到啦。」說著話，清鹿給他打簾子，清鬆便端了進來，與他擺好。原來他二人，要是為伺候往來香客。每次要看見少婦、長女長得美貌，清鬆便派清鹿與惡道夏得貴送信。那老道假借贈藥，暗中以拍花藥將人迷了，帶到後面，就被惡道毀啦。怕死的從啦，不過五天也得劍下廢命。那不從的主兒，當時就殺死啦。老道為甚麼叫飛火燕子？原來惡道所用的暗器，全帶火藥。左右的袖箭，盤肘弩以及低頭弩，火雞、火鴿、火鳥，全都帶著火藥，中到身上就起火，箭頭上有倒卷鵝眉刺兒，打在人的身上，掉不下去，所以他的外號叫飛火燕子。那大徒弟清鬆，姓高。清鹿，姓田。這兩個小老道，助惡為虐。今天石祿一到，這兩個小老道要遭報應。那石祿是出世以來見山剿山，遇寨滅寨。那好的主兒，他可幫助，專滅萬惡之人。他如今一到火龍觀，也有一難。他的難處在何處呢？因為他的父親與他叔父，在江湖結交水旱兩路的賓朋。石錦龍在江湖之時，保鏢為業。不論年歲，肩膀齊為弟兄，真叫屈己從人。要是有人叫他叔伯父，他便隨聲回答說：「賢弟你為甚麼叫我這個呀？驢子馬大值錢，我輩大不值錢呀！看我好，與我結交金蘭之好，以後有我那晚生後輩，在大街之上有點甚麼事，你可以出頭相攔。那我子孫就可以得到好處啦。」後來有李翠雲龍找鎧之事，才將石祿請了出來，攻取屯龍口打虎攤。那石祿在世上，遇見年老的達官，他不說真名實姓，不肯論爺們朋友，他乃是小馬乍行嫌路窄，大鵬展翅恨天低，才目空四海，眼中無人。自覺橫練三本經書法，五路掌法學全。今天在火龍觀，所以要有一難。書說當下，那石祿是外拙內秀之人。在一進山門之時，看見小老道看看自己，又從袖內取出一個柬帖，然後才讓進廟來，不由心中一動，心說：這小子，八成沒安著好心吧？酒菜不可用，一用到肚中，大半我就家去啦，我呀全不用。想到此處，他到了西殿等著小老道。後來忽然看見那古鏡子裡反射到外面，兩個小老道來啦，進門擺好，然後走了出去。石祿紐住菜中一看，心說：好小子，你們全都攔好啦。正想著又見那古銅鏡子裡有影兒，就見外面有兩小道童兒，正在外面指手畫腳的比划啦。石祿心中一動，連忙喊道：「小雜毛，快來吧。這菜太鹹，沒法子吃。怎麼舌頭上不得力呀？」清鬆一聽，連忙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施主，我給您換一換去。」說著話一伸手，就要端菜。早被石祿一伸手將他發卷揪住，右手拿起一塊肉來，說道：「小子你吃一塊吧。」清鬆知道內中有毒藥，他哪肯吃呢？連忙說：「施主我不吃，今天我吃素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吃一回葷吧小子。」說話用手一捏他脖子，嘴一張，他就把肉給他喂下去啦。清鬆往前一，兩眼一翻，立時七孔冒血而亡。石祿說：「小子，你家去啦吧。」說著伸手提了起來，把他送到北間門後。心說：我還得把那一個也叫了來，這才叫道：「小雜毛快來呀，我這裡有菜沒有酒。」後邊夏得貴說：「清鹿你快去看看去，前邊那個小輩又叫上啦，你去看看去。」清鹿點頭，飛跑到了外面，一進西殿，看見石祿正在那裡兩手按著肚子，用靴尖在地上划啦。清鹿忙問施主：「喊甚麼啦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吃了菜，那菜在肚子裡直咬我。你們酒壺裡沒有酒哇。」小老道說：「也許我五叔忘了灌酒啦，待我與您再取一壺去。」說著伸手要拿壺，石祿一把手抓住了他的腕子，說：「小子，你要給弄灑了，我可打你。你師兄吃菜，你喝酒吧。」小老道心說：不用說，我師兄早已死啦。我也是難討公道。說著話他往外就走，早被石祿一把揪住啦，右手拿起酒壺來，左手一用力，便將他按倒在地。遂說道：「小子他吃菜，你喝酒。」小老道說：「我不喝，我不會喝。」石祿說：「小子你不會喝也得喝。」說著用酒壺嘴兒，硬往他嘴裡灌，把門牙都給弄活動啦。一壺酒滿給灌下去啦。石祿這才站起來，看見小老道倒在地上，兩隻手直抓胸口，來回翻滾。少時七孔冒血，雙足一登，竟自身死了。石祿把死屍又拉到北裡間，放到牀底下。說道：「小雜毛你們兩個人，在此就伴吧。等一會我還叫老雜毛啦。」

此時天色已然黑啦，他來到外間，脫了大氅，摘下頭巾，全放到皮搭子裡，大聲喊道：「老雜毛。」就聽後面半天空中，好像打個霹靂似的，有人說了一聲「無量佛。好一個大膽的石祿。」石祿一聽，這個老雜毛他怎麼認識我呀？那老道來到外院，說道：「石祿你出來！」石祿一分短把追風籐，用籐一挑竹簾，往南一閃身，轉身縱出西殿。來到院中一看，那個道人，平頂身高九尺，漢壯魁梧。短衣襟小打扮，手捧一把青鋒劍，此劍為純鋼打造，又寬又長。上身穿藍緞色貼身小道服，青緞護領，絨繩□字絆，絲鶯帶繫腰，緊身俐落。青紗絲底衣，高腰白襪子，足下大雲竹履。往臉上看，面似生羊肝，掃帚眉，斜插入鬢。黃眼珠子掛血絲，努於眶外。頭戴混元一字巾，化木道冠扣頂，橫別如意金簪。老道手持寶劍，往對面看對面石祿，見他身高有丈二開外，胸前厚，膀寬寬，膀闊三停，長得威武。粗脖梗，大腦袋，面如紫玉，粗眉闊目，蒜頭鼻子翻鼻孔，唇不包齒，七顛八倒，大耳相襯。高挽牛心發卷，前發齊眉，後發蓋頂，壓耳毛抓筆相似。青緞色貼身靠襖，青絨繩□字絆，有核桃粗細皮帶繫腰。三環套月短把追風荷葉籐，那籐頭不亞如半個車輪相似。籐桿鴨蛋粗細，純鋼打造。老道說道：「對面小輩，你可是石祿？」石祿說：「雜毛，你既知道，何必多問？你手中拿著那個小刀乾甚麼？」夏得貴說：「我來問你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問我甚麼呀！」老道說：「你在前面不吃酒，喊我何干呢？有你家祖師父兩個門徒，伺候於你，叫我何事？」石祿說：「那兩個小老道，原來是你的徒弟。」老道說：「對啦，正是我的門人弟子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別以為我不知道，那一桌酒席，全便宜了他們兩個人啦，他們吃了，我才吃啦。那酒也是他們喝完了，我才喝啦。頭一個叫他吃肉，他不吃，被我捏住他塞下一塊肉去，一會功夫，一咧嘴，一蹬腿，七個窟窿一冒水，他就家去啦。第二個更好啦，他把酒全喝了，他也家去啦。」當時飛火燕子夏得貴，一聞此言，心中大怒，說了聲：「好石

祿，你竟敢將我兩個門人治死，休走看劍。」說完舉劍當頭就劈，石祿一見，忙用左手鏟一迎，老道抽劍回身就走。石祿用鏟從後便紮，夏得貴用劍回身一找他脈門，石祿撇鏟再進招。

想當年傳藝之時，在陰天下雨，在罩棚底下，石錦龍叫他瞧閃，石祿一看一道亮光，錦龍問他：「你可看明白了？」石祿說：「我看明白啦，眼睛不敢瞧。」石錦龍說：「若在兩軍陣前，無論寶刀寶劍，若是一道寒光，那時你可留神，那是寶傢伙，金鐘罩可避不住。那時你用鏟桿，可別碰他的刀兒，只要不放光的軍刀，刺到身上不怕他。」說著伸手取過一口寶劍來，用手一比，說道：「玉藍呀，你看此劍二寸五寬，二尺九長，此劍名為密鬆烏龍劍。此劍無光，這是一口寶傢伙。」石祿見了，是謹記在心。今天他一見道人使的這口寶劍，自己就加上小心了。誰知一個未留神，劍尖划到石祿手腕上，衣袖破啦。手腕沒怎麼樣。二人過招，也就有三四個回合，那老道用劍尖一指石祿，石祿以為他打抽筋啦，並不閃躲，原來道人所打，乃是個竹弩，嘩的一聲，就帶著火打在石祿胸前。石祿連忙一擺頭，打算把箭甩下去，誰知分毫也不動啦。老道一見，便將火雞、火鳥、火球等物一齊打了出來。當時石祿一見，連忙左右的閃，休想甩下一個，這回成了火判啦。老道一聲喊叫：「好一個小畜生石祿，我看你小子還往那裡跑？今天叫你脫不開火燒死！叫你在火龍觀喪命！橫練也難逃火攻活埋！一來給我兩個徒兒報仇雪恨，二來也給綠林除一大患。」此時燒的石祿，連聲大喊，說道：「老雜毛，你是火神爺的孫子呀？為甚麼竟是火呢？」夏得貴手提寶劍，往來看著他。

正在此時，忽聽見北大殿房上，有人說道：「石祿哇，你還不逃走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往哪邊走呀？」老道夏得貴聞言，往北房上一看，並沒有人。他一回頭，又聽見有人說：「你快往南，下水去吧。」石祿說：「把我燒迷糊啦，哪邊是南呀？」此時後房坡上老義士爺，看著連心，連忙說道：「你聽見哪邊有響動，你往哪邊跑吧。」說完掀下兩塊瓦來，向山門一扔，吧吱一聲響，石祿才明白過來，急忙轉身，向山門便跑，來到界牆下，飛身縱了下去，下牆一直往南。老道不顧房上之人，他為給徒弟報仇心切，便追了下去，就見前邊一片火光。那石祿跑到河邊，躍身一跳，撲咚吃啦一聲，就入了水啦。老道來到河岸，叫水手划船打下網去，好撈石祿。那打魚小船聞言，便衝了過來，說道：「觀主爺，您乾甚麼這樣著急呀？」夏得貴說：「你們快撒網將我仇人撈了出來，我把他砍成肉醬。才解我的心頭之恨。」水手聞言，說道：「跳在哪裡啦？」夏得貴用劍尖一指，說道：「就在這裡。」水手撒了一網，不見有人。第二第三，一連三網，全然不見。氣得老道哇呀呀怪叫，跺腳捶胸。北邊跑來廚子趙貴說道：「道兄，您把石祿燒得這個樣子，量他也跑不了，可以將船灣到此處，等明日天明，再令人下水撈他屍身，也不為晚。」

書中暗表，原來廚子趙貴，他自從兩個小道童走後，他出來看見石祿這匹馬，很是可愛，知道是一匹寶馬良駒。進屋中又去與老道作菜飯，忽聽前邊有了動靜，他以為出了差事，便將燈息滅，慢慢的出來。到了頭層殿的夾道，往外偷瞧，見石祿成了火判啦。偶然聽見大殿上有人說話，嚇得趙貴一機伶。趙貴素常聽人說過，若是有人動手之時，你可以在山牆之下，或是順著界牆一爬，就可以保護住你的殘喘性命。今天他機用著啦，後來看見老道追出石祿去啦，他才爬起，也隨著出了廟，往南來啦，便告訴了老道那匹馬值錢。老道也是無法，只可隨他回來，進了廟關上山門。來到了西殿一看，石祿的皮搭子沒有啦，一看屋中無人。四下裡一找，後來就在牀底下，將兩個小老道死屍找了出來。夏得貴一見，是放聲痛哭。趙貴說：「您不用哭，人既已死啦，不能再活。只好等明天派人撈出石祿死屍來，將他亂刀分屍，以報此仇吧。」夏得貴這才隨著趙貴出來，瞧看那匹黑馬，一拐鶴軒的東夾道，再看這裡的角門開啦。老道急忙長腰來到小院，再看那匹馬，是蹤影不見，連忙退了出來。看見偷馬之人，還沒上馬啦，正在下坡跟馬在那裡磨煩啦。就聽那人說道：「馬呀，馬呀，你怎麼不走哇？你家主人，險些叫人給燒死，要不是我劉榮趕到，你的主人被老道給燒死啦，那時我有甚麼臉面，去夏江秀水縣，石家鎮去見我那賢嫂？」老道一聽，原來是閃電腿劉榮。

書中暗表，劉榮他們出了都京，在半道上因為跟魯清嘔了口氣，追上石祿來。他雖然賀號閃電腿，這套善惡圖裡，比劉榮腿程快的，就是左道長一個人，賈斌他全不是對手。不過人多快，要跟寶馬比上，那就比不上啦。因此他們就單走啦。這一天劉榮走到一座小村莊，見一個茶攤。旁邊有一個老頭看守，他天一亮就到，不黑天不收攤，他對於往來之人，最為注意。一問他黑漢過去沒過去？他就知道了。劉榮說：「好吧，」當時他往前走來，到了白石橋一看，果然東橋翅那裡有一個茶攤，道北有座龍王廟。有一個老道，在那裡坐著。劉榮迎忙走過去，一抱拳說道：「道爺，我跟你打聽一件事，您可曾看見有一個身高丈二的人，面皮微紫，騎一匹大黑馬，馬上有一個白皮搭子從此經過嗎？」老道說：「施主，我倒是沒看見。」劉榮說：「這般大道，是往濟南去的嗎？」老道說：「不錯，是往濟南去的。」劉榮一看，天色將黑，他伸手取出一把銅錢來，放在桌上，自己拿過一碗茶來，喝完，順著大道往下追了來。

將走了不遠，忽然聽見前邊鬆林中有人喊道：「老雜毛啊。」劉榮一聞此言，心中大喜，原來是石祿喊哪，急忙跑到林中一看，見路北有一座廟，上前細看，原來是火龍觀。他低頭一想，心說哎呀，這是飛火燕子夏得貴的廟啊！他怎麼到這裡啦？想到此處，便來到西角門縫往裡順門縫一看，那匹黑馬，正在裡邊拴著。他忙回頭到了林中，將白晝衣服脫下，打開抄包，取出夜行衣，以及一切應用的，滿全換齊。這才看四下無人，順著東牆，飛身上牆去。正是後殿，正看見夏得貴提著寶劍，往前跑去，他連忙也跟了出來，到前殿一看，見石祿燒成火判啦，這才扔瓦指路，叫石祿逃走。老道追了下去，他下房進到屋中，滿桌上酒菜全有，便將銀針取出，往菜中一試，全是黑的。用布擦了去，再紮饅頭，並無二色，知道無毒，這才拿了幾個，收在兜子裡面，出來又看見一人往前飛跑，正是廚子趙貴。劉榮忙到西小院，將黑馬解開，拉到了角門外。那馬一下坡，它不叫生人騎，正跟劉榮在那裡搗亂。夏得貴追出，一看是他，遂說：「好一個膽大的劉榮，你敢前來偷走此馬？」劉榮一見急啦，說道：「馬呀，馬呀，我可就這麼一個招啦。」說完翻身上馬，兩腿一用力，這匹馬如飛往東而去，直奔何家口。走到天光大亮，這才到了何家口。忙把馬勒住，翻身下馬。一看這匹黑馬，渾身不見汗，果然是一匹寶馬良駒。馬往那裡一站，是昂然不動。他常上鏢店，有許多騎馬的，聽人說過，馬要打響鼻，此處必有屈死鬼魂。他用掌一推馬，那馬二次一打響鼻，那是有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。此馬的喜出望外，那才是小馬乍行嫌路窄。

劉榮看見吉祥店，被燒成一片焦土，不由一陣發怔。正在此時，忽聽前邊有人說道：「拉黑馬的可是我劉大叔嗎？」劉榮抬頭一看，不認得此人。遂說：「不錯，我正是劉榮。」就見那位公子跑了過來，雙膝跪倒行禮。「小姪男杜興有禮。」劉榮連忙用手相攙，說道：「這位公子，你認錯了人啦吧？我並不認識於你。」杜興說：「那是您不認識我，您常上我們家裡去。咱們爺倆個未曾見過面，那時我在南書房唸書，我全聽我伯父說的。」劉榮說：「是啦。」正想要開口問他，就聽東邊又有人說道：「前邊可是閃電腿劉榮，劉賢弟嗎？」劉榮忙往對面一看，有人手拉著兩匹馬，馬上馱著褥套，此人正是過江龍杜鳳。急忙上前參見，說聲：「二哥在上，小弟劉榮給您叩頭。」杜鳳將他扶起，這才給他們叔姪致引。劉榮問道：「賢姪你叫甚麼名字呀？」杜興說：「我叫杜興，大家送我一個外號，小花鱗的便是。」他們在此講話。

書中暗表，只因杜錦杜林父子，離了杜家口日子多啦，不見音信。杜鳳、杜興爺倆放心不下，這天夜晚睡覺，夢見何玉從外進不言語啦，心中一著急，就醒啦。原來是大夢一場，第二天叫杜興，說道：「孩兒呀，由打你哥哥與你伯父上何家口，至今不見音信。咱們父子在家也無事，頂好咱們父子也找了去，好在此地有杜家五獅子，有個旗子，就可以走鏢。」就將夢見何玉之事說了一遍。杜興說：「待孩兒我出去將我大哥叫來，您把旗子交給片江獅子杜江，家中之事交與過江獅子杜萬，叫他們弟兄五個人，代理一二。咱們父子帶好軍刀物件，趕奔何家口。一來看我伯父，二來為是查看我何叔父有無危險？倘若是有事，咱們父子可以拔刀相助。」因此他們爺倆個收拾齊備。杜鳳說：「杜興啊，你到外面將你五位哥哥叫來。」杜興答應。這才到了外面西村頭，道南一家門。上前打門，裡面有人問道：「外面何人叫門？」杜興說：「是我。」僕人將門開了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二公子爺，您有事嗎？」杜興說：「有事。我奉我爹爹之命，前來請我五位哥哥到北院，有要事相商。」僕人到裡面一說，杜江、杜萬連忙出來，同著杜興來見杜鳳。當時杜鳳便將家中之事，完全托與他弟兄。杜鳳說：「杜江、杜萬，皆因你伯父與你大弟他們父子上何家口，一去未歸。我放心不下。那天夜內，我偶得一夢，夢見你何大伯，喫嚙釘著一隻鏢。我不知是吉是凶？因此我要前去看一看，究竟是怎麼

回事？」杜江說：「好吧。你老人家盡管前去，到了那裡或吉或凶，先給孩兒來一封書信。我弟兄好作準備。」杜鳳說：「就是吧。」當時外邊備好馬匹，他們收拾好了軍刀暗器，一切行囊，這才從此起身。杜江弟兄送到西村頭而回。

那杜鳳父子，一路之上，是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。這天走到一個大鎮店上，杜鳳問道：「杜興啊，你還餓不餓呢？你要餓，咱們可以買點蒸食。」杜興說：「可以，孩兒此時倒不餓。」杜鳳說：「好，待我下馬買去。」說著進了村鎮，拉馬往裡走，看見巷口上站著許多老少鄉民。杜鳳說：「鄉伯們怨過啦，我就不下馬了。」說話之間到了一家蒸食舖，買了點蒸食，拉馬出村，飛身上馬。父子二人一齊連夜往下趕，這夜來到何家口東邊，聽見何家口，內已然金雞亂唱，天快亮啦。杜鳳說：「杜興啊，前邊就是何家口啦，咱們進去吧。」杜興說：「好。」父子二人下馬進了土圍子。杜興眼尖，早看見了劉榮，拉著黑馬在正西站著發怔。這裡高聲一喊，他們這才會了面。

前文書已然表過，他們正說話之間，祥平店店門一開，老人家何忠出來了。一見劉榮，忙過去行禮。回身又見杜鳳，連忙說道：「二員外爺，那陣香風把您父子給吹來啦。」杜鳳說：「先不用說別的話，我來問你，你穿何人的孝服？」何忠：「我家員外有話，你到裡面便知分曉。」當下他們一齊進到店內，與眾人見禮畢。魯清說：「杜二哥，您是見著請帖來的嗎？」杜鳳說：「我沒見請帖，那天我夜間偶得一夢，夢見何大哥上我家去。哽嚥釘著一隻鏢，衝我一抱拳，令我與他報仇，因此我父子才一同前來。」何凱這才上前將一鏢三刀之情，細說了一遍。杜鳳說：「二哥，我且問您，山東何家口功名富貴成名，在中三畝園拿著普蓮，逃走了二峰，您就不思索思索嗎？不會令他們小哥們人都交鏢，您在店看守。八主賢王愛惜練武的，叫他們小弟兄們在那裡去練武，可以得個一官半職。你我偌大的年紀，可還爭甚麼功名啊？您要在家中呢，大概我兄長不致於受人一鏢吧？我那嫂嫂呢？何凱說：「我等入都之後，將過三五天，有她娘家兄弟姜文龍姜文虎來到這裡，將她母女接了去。咱們大家商量報仇這事。」眾人正在談話，外邊有人來報，說又來了賓朋。眾人出迎，到外邊一看，原來是鏢行□老。大家上前見禮。□老之外，有那水旱四個夥計，便將□四匹馬，一齊拉到祥發店去，眾人一齊進到店裡。蔣兆雄看見何斌穿著孝，便說道：「何斌呀，你與何人穿的孝呢？」何斌說：「我與我爹爹穿的孝服。」蔣兆雄說：「你們大家都交鏢，怎麼不上鏢店去一趟呢？」何凱說：「兄長呀，皆因王爺看的我們太重，所以在銀安殿前試藝，沒得功夫前去看望您去。」蔣兆雄說：「二弟，但不知我那大弟是得的甚麼病死的？」此時何凱一聞此言，心中暗想：我若說出是受一鏢三刀，他能把我抱怨死，因此不敢說出。此時杜林坐在外邊椅子上，笑向魯清說道：「魯叔父，您看我蔣大伯面掛怒容，您趕緊過去講話，我看他老人家這個情景，是知情認事。」魯清一聽也對，這才上前說道：「蔣兄長，您要問我何大哥怎麼死的？有這麼一件事，您別說我何二哥啦，連我魯清都沒想到此處。您先不用說別的，咱們大家設法先將山東眾弟兄請齊，一齊殺奔西川銀花溝。凡是銀花溝的群賊，咱們是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！將雲峰、段峰、普鐸，三個人的人頭、人心，拿回來祭靈。」蔣兆雄伸手把何斌的手腕揪住，說道：「孩兒呀，到了西川，那三賊若被別人拿住，你的英名中就付於流水啦。」他們正商量此事，魯清說：「列位哥哥兄弟，我先攔您的清舉，等我問一問我劉大哥。」遂說：「劉大哥，您拉的這匹馬，不是石祿的嗎？那麼他上那裡去啦？」劉榮一聞此言，便將火龍觀火燒石祿以及拋瓦指路救他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魯清說：「得啦，咱們該吃飯啦。」這才吩咐擺飯，眾人吃喝完畢。外邊有人來報，說：「兗城縣莫家村的一干眾人到。」大家出迎，來到店門外，那莫方師徒爺六個下馬，與眾人一同來到裡面，認識的見禮，不認識的有人引見。莫方向四方觀看，何凱說：「莫大哥，您找誰呀？」莫方說：「石祿沒回來嗎？」魯清答說：「他沒回來哪。」莫方說：「何斌呀，你穿的是誰的孝哇？」何斌說：「是我爹爹。」便將火焚店口之事，詳細說出。莫方一聞此言，心中大怒，當時氣頂咽喉，翻身跌倒。大家上前忙著拍擻錘叫，少時莫方緩了過來，一口濁痰吐出，才明白過來。魯清說：「莫大哥，您不用著急，您來到此處，就問石祿回來沒有？莫不成您見著他啦？」莫方便將呂登清搶親之事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遂說道：「二弟呀，我要看一看我二哥的屍首。」何凱說：「不成，是年長的全不許看。因為您與我兄長交情太厚，不許看是怕您見了屍身，心中更難過啦，那時太有傷貴體。」魯清說：「謝斌、謝春、石俊章，你三人盡其師徒之情，何斌殺奔西川銀花溝，刀劈雲峰、段峰，子報父仇。萬雄、李凱、燕青、莫陵、杜林、杜興，你等要為你們長說那交友之義，拔刀相助，候等著石祿來了咱們好一齊動身。」不知眾人等著石祿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